

LOVE IS A TOUCH
AND YET NOT A TOUCH.



雨檐前

何处听雨

著

YAN / QIAN / YU X

你不在我眼里，
你在我心里。

岷港
X
会安

触人心弦的
双城虐恋

即使永失光明，
也不能阻止我热爱音乐，
拥抱爱情，拥抱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雨檐前

何处听雨

著

YAN / QIAN / YU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檐前雨 / 何处听雨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03-5

I. ①檐…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1153号

书 名 檐前雨

著 者 何处听雨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彭朝霞

营销编辑 王冠军

封面设计 罗静颖

封面插画 Paco_Yao

内文设计 吴紫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603-5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天空蓝，似曾识	001
第二章 夜虽深，梦须醒	018
第三章 椰风轻，浪花白	050
第四章 往事褶，旧时潮	076
第五章 莲花笑，刺猬闹	107
第六章 想象力，真实感	128
第七章 退一步，进一尺	153
第八章 甘愿舍，求胜心	175
第九章 迷雾重，无处逃	191
第十章 旧琴冢，新花绽	207

天空蓝，
似曾识

第一章

海潮的声音就在离此很近的地方。

这栋三层的法式小楼原就临海而建，离沙滩步行不过几分钟的距离。

“等一等。”站立式的金属床上，脸色苍白的男人喘息着道。

明蓝把手里的遥控器放到矮茶几上，走到站立床前，目光关切：“不舒服？”

“不是。”他说，尼龙束缚带下的胸膛随着喘息微微起伏，“只是想多站一会儿。”

“哦。”明蓝的视线随着江淮的目光投向敞开的百叶窗外。已是当地雨季的尾巴，晴朗的天气明显多了起来。海水在阳光下湛蓝明亮，远处的黛色山体轮廓清晰优美。不时有海鸟掠过天空，擦着白云飞向远方。

为了防止体位性低血压，江淮每天都会使用站立床被动站立上半小时。从二十一岁开始，这种康复锻炼已经坚持整整十二年了。

“可以了。”汗珠从江淮的额头上滚落，滴到了地板上。他的嘴唇有些干裂发白，看得出来他很疲惫。对于江淮来说，即便是像这样浑身上下用三根宽宽的束缚带绑在站立床上被动地站立，时间长了也很辛苦。

明蓝按下遥控器的平身键，将站立床缓慢地调至平卧位。在解开江淮身上的束缚带后，她没有急着将他转移到轮椅上，而是用毛巾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汗。

“要不要再躺一会儿？”她细声问。

“不用了，”他说，“帮我叫黎叔进来，我想洗个澡。”

明蓝到一楼，见客厅门敞开着，黎叔在院子里浇花。她正要出去叫他，只见时薇从院子虚掩的铁栅栏门外走了进来。

“明蓝，江淮今天还好吗？”时薇径直朝三楼的房间里走去。江淮虽然行动不便，但因为三楼的视野好，又安静，因此他的卧房和复健室都设在三楼。至于轮椅上下的问题，装一部电梯便解决了。

“他刚做完复健。”明蓝低头说，“这儿有你照顾他，我就先走了。”

时薇是明蓝在孤儿院时的室友。明蓝失去双亲被孤儿院收养的时候，已经十二岁了，时薇却是自襁褓时便被家人遗弃而被人送入了孤儿院。时薇比明蓝大三岁，从明蓝入孤儿院的头天起便很照顾她。虽然明蓝总共在孤儿院里待了不到一年，与时薇的联络却一直没有断。时薇高中毕业后险些因为经济原因考虑放弃上大学，明蓝为了她，觑着脸皮问江淮，有没有可能让时薇利用课余时间在家里的酒店打工。尽管月河酒店本身并不太欢迎大学生打零工，何况是只能双休或晚上上班的大一学生，但江淮还是替她安排了岗位，并且预支了一年的薪水，让她支付大学的学费。

大学毕业后，时薇成为正式员工，进入江家的月河酒店工作。从一个普通文员到如今的总经理助理，升迁速度让人称奇。更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向来“不近女色”的江淮，在一年前突然宣布订婚，对象正是时薇。连这次月河到越南岷港来经营新酒店，江淮也带上了时薇。

时薇，不只是他工作中的伙伴，更是他生活中的爱侣，出国投资这样的事，带上她是理所当然的。让明蓝困惑的是，江淮为什么还指名带上了自己？江家并不缺少用人，护理师也不是非她不可。她绝不是不可替代的人物。她虽有心照顾他一生一世，然而江淮早就明确地表达过他对她的心思并不领情。

曾经，她以为自己触摸到了他的心，直到某一天，她才恍然惊觉：他心里的那扇门，永远不会向她敞开。

六年前的一个晚上，她正准备进江淮的卧室替他擦身，却在门口听见他们母子的谈话。

“妈，你凭什么以为我愿意娶她？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可以不去恨她，你怎么能奢望让我爱她？又或者你是觉得，一个废人不配谈什么感觉，只要有个人愿意伺候你残废的儿子一辈子就可以了是不是？”

“阿淮，求你别说这种话来刺我的心！我以为你喜欢简明蓝才提那件事的，你以为我乐意让一个仇人的女儿做我儿媳吗？阿淮，你要是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那段话，明蓝永远忘不了，她更忘不了江淮说话时决绝的眼神。

自此，每当江淮冷漠疏离的眼神中偶尔透出一丝温柔的光时，明蓝就会提醒自己：那是错觉。他对她即便有温柔的片刻，也不过是出于他善良的本质和良好的教养。

可是江淮不知道，在明蓝到江家第二年的夏天，有一晚她钻进他的蚊帐替熟睡中的他赶蚊子，结果蚊子没抓着，倒把他弄醒了。她躲开他注视的目光，心里很紧张以为他会骂她，他却用自己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握住了她的手腕。他看着她，瞳仁很亮。然后，他对她笑了笑，说：“别折腾了，陪我安安静静说会儿话。”——那个时候，她就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喜欢上他了。

记忆美好而又遥远。明蓝颓然在楼梯的转角处坐下来，脑袋轻轻靠到扶手上，抱着膝盖，忍住想痛哭一场的欲望。深呼吸两次之后，她站起身，缓步走下了台阶。

“我帮你。”时薇的双手从江淮的腋窝下穿过，试图帮他转移到电动轮椅上。

“你一个人做不来的，让黎叔来帮忙吧。”

“我看明蓝也做过，没理由我不行。”

江淮说：“算了，你把电动移位机推过来。”

时薇把床边的一个电动移位机推到站立床边，将一张布网兜住江淮的身体，扣好搭扣，随后开启电源，将他移至轮椅上。

时薇解开电动移位机的搭扣，把江淮的脚放上踏板，用带子固定好。就这一会儿工夫，腰部没有固定的江淮便有些撑不住，身子慢慢从座椅上往下滑。时薇见状，忙把散在他轮椅两侧的腰部尼龙带扣好。

“瞧你满身大汗，我推你去洗个澡。”

“时薇！”他操控着电动轮椅，后退了一步，“这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你不需要这样。”

时薇问：“不需怎样？”

“不需要做得像我的未婚妻。”

时薇眉头微微一挑，却又很快面色如常，微微一笑道：“江淮，我差点忘了自己并不需要‘真正’做你的未婚妻。”

江淮道：“这几年，生意上你帮我很多，生活上，我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

“不用客套，”时薇笑了笑，在他的轮椅前蹲下身，“你是老板，我是雇员。我可是拿报酬的。无论公事私事，你也没欠我一分一毫啊。”她起身，大步走向门口，“我去叫黎叔来。”

“时薇，”他唤住她，“你把我床头柜第一个抽屉打开，把里面的帖子交给明蓝，让她按信封上的地址将帖子亲自交到一个叫‘庆’的人手上。还有，关照她今晚不必急着回来，就说……你晚上会陪我……”

时薇看了一眼信封的样子，疑惑道：“是酒店开业的请柬？这又何必特地让明蓝大热天的跑一趟，随便派人不就行了吗？”

“我是要她出去走一走。”江淮道，“外面天再热，能有这间屋子憋闷吗？”

时薇的眼中并没有多少惊讶，仿佛对他的心思十分了然。随后她问：“要不要我备一份礼物，让她连同请柬一同带去？”

“这倒不必，我和他不讲究这些。”

时薇没有再多问，从床头柜里拿了信封便走。

到卧房门口，她忽然停下，轻轻说了一句：“江淮，你能把明蓝推多远？”

“有多远就多远。”

会安古镇内部禁止机动车进入，司机阿胜便在古镇外围把明蓝放了下来。

阿胜是当地人，个子不高，人长得清清爽爽，约莫三十五六岁，会些英文，简单的口语交流没有问题。因为越南人平时称呼别人很少连名带姓，明蓝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胜”。她和江淮则按中国人的习惯，叫他阿胜。阿胜刚开始的时候

称呼她“Miss Jian”，后来熟了，便单叫她名字的最后两个字“蓝”。她和江淮来岷港已经大半年了，阿胜跟着他们甚至学会了简单的中文，除了发音有些搞笑奇怪，词汇量却积累得很快。

明蓝下车时嘱咐他可先行回去，不必等她，她办完事后会自己叫车。

对于明蓝的话阿胜显然不太同意，结结巴巴地说：“蓝，江先生说等。”

明蓝心想，江淮想和时薇享受二人世界，有心让她晚些回去，她自然不会扫他的兴，只是怎么好意思让阿胜下不了班。她心一横，便说：“我想在会安住一晚。”

阿胜声音略提高了些：“这个，江先生没有说。”

明蓝叹了口气，拿出手机拨了江淮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时薇。明蓝听到手机那头的女声，愣了两秒后说：“时薇，麻烦把电话给江淮。”

“哦，黎叔在帮他洗澡。什么事？”

“也没什么，我就是想和他说一声，我今晚住会在会安，一会儿我就让阿胜回去，你们要用车也方便一点。”

时薇沉默了片刻：“我还是让江淮听一下吧，你自己跟他说……”

“不用了，”明蓝苦笑了一下，“和你说也是一样的，你替我转达就行了。也不是多大的事。”

电话那头犹豫了几秒：“……好吧，你自己小心。”时薇终于开口道。

明蓝冲着阿胜晃了晃手机：“OK？”

阿胜摸摸后脑勺，憨厚地笑了笑，与明蓝道别后发动了车子。

明蓝从包里拿出时薇转交给她的信封。这个信封她认得，是下周酒店开业晚宴的请柬。请柬上有一串地址和名字。明蓝没有问江淮让她找的人是谁，江淮让她做的事，她向来都不问缘由，只管执行。

从停车场出来，明蓝沿着一排明黄色的小楼走了一段，见到几个把车子停在路边的三轮车夫，便把信封上的地址指给其中一个看。原本她只是想问路，最终却架不住车夫殷勤地拉生意，加上她自己也想早点把江淮交代的事办成，便坐上了三轮车。

这种前斗式三轮车仿佛成了越南的一张名片，其最大的特色是乘客的座椅在

前，车夫在后面蹬车。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车夫身上的汗臭味被风一吹熏到后座的乘客，又使得乘客在沿途观景中的视线不受到阻挡。据说这还是源于当年法国殖民者的发明。

明蓝早些年从书上见过这种三轮车的介绍，当时她就心想，这世上的人最擅长做也最乐于做的事之一，一定包括把自己的同类划分出三六九等，古往今来，人类对于这件事总是乐此不疲，所思之细，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

当年她拿着那本从图书馆借来的旅游画册，把这段关于越南三轮车的介绍和图片指给江淮看的时候，顺口便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江淮听了后，用一种很平静的口吻说：“人们喜欢这么做，大概也是因为人类本身能真正左右的事太少了，所以才会在能掌控的有限的事上逞能耐。人生来平等，可惜的是，人的际遇却很难平等。身处有利地位的人，常为了彰显自己的‘超然’装腔作势，身处不利地位的人常有一大部分选择默默承受；与之相反的是，也有前者为了打破这层虚伪的藩篱而努力，更有后者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不休。明蓝，世间百态不全都是美好，这本来就是世界和人性真实的样子。”

明蓝抱着书坐在他的轮椅前，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这让她尴尬，两只手慌乱地合上书。

她永远不会忘记江淮当时的样子。他颤巍巍地抬起举不太高的右手，虚虚地托了托她的下巴，很认真地看着她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想的那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看，我是个四肢瘫痪的人，连自己的肢体都不能自由支配。也许在世人眼里，我是一个富有的人，有着体面的家世地位。另一方面，我却是一个需要依靠别人帮助才能活下去的残废。以世俗的标准，很难说我和你谁的际遇比较好。在我面前，你不需要自轻自贱，否则，我又怎么有脸天天在你的帮助下活下去？”

明蓝知道他这是在故意贬低自己，让她不要在意自己寄人篱下的身份。他想告诉她，她与他之间，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至于际遇，他们各自被命运拨弄，谁又比谁好多少呢？她的心又暖又痛，抱住他的膝头痛哭。

“明蓝！”他低唤她的名字，手掌温柔地覆盖在她的后脑勺上，柔软而炽热。

那年，她十七岁。那个时候，江淮的话不多，待她却是暖暖的。她感受得到那份暖，和后来的疏远冷淡迥然不同。

其实，除了她到江家的头一年，江淮对她表现得极为排斥，后来的他对她从来谈不上不好。甚至随着时间推移，她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和他的心越来越亲近，他对自己的态度也越来越温和。只是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一步一步离她越来越远。虽然他不似她刚搬到江家来时那般抗拒她的照料，也依然会和她正常交流，却再也不曾与她谈过心。

三轮车沿着秋盆河缓缓前行，最后停在在了一个越南传统式样的庭院前。庭院门店的招牌上有中文的两个颜体字：“垂云”。明蓝下车后付了车资，便往里走。

这个院落的第一进被装修成一间咖啡馆。纯木结构的建筑，雕花的飞檐向上微翘，颇有几分古意。三面开窗，通风敞亮；一边的飞檐下竖着几根廊柱，长廊里也和屋内一样摆上了桌椅。空气中既有茶香，也有咖啡香，混在一起竟也极为融洽。这也不奇怪，如同越南的城市街头常见的法式风格的建筑，也常与当地入自建的窄窄瘦瘦的楼房相邻比肩，这种混搭的趣味非但不会令人觉得杂乱无章，反而别有一番韵味。

要不是有江淮交待的事在身，明蓝还真想在这里悠悠然喝上一杯滴漏咖啡再走。这些年，她一个人外出闲逛的时间极少，不只是因为江淮时刻需要她的照料，潜意识里，她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惩罚自己：让自己不得闲，不允许自己有过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把生活的重心几乎全部放在江淮的身上。要不是这几年，江淮身边有了时薇，她几乎是与他形影不离的。

她没有坐下，而是直接把信封拿给店里的一名女服务生看，用英语询问自己要找的人是否住在这里。服务生听懂了她的意思，也用英语回复她：“先生出去了。”

明蓝问她，先生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对方答晚饭前通常会回来的。又说可以帮她转交信封。明蓝想也没想便婉言谢绝了她，江淮的原话是要她亲自把请帖送到，她就只能亲手把东西交到对方手上。

她不需要知道这请帖的收件人有多重要，也不需要问江淮为什么要她这样郑重其事地亲自送帖，她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替江淮把事情办好。

就在明蓝犹豫到底是在店里点杯咖啡坐等那个人回来还是先出去晚点再过来的时候，那个服务生主动告诉她，先生其实就在河对面的一间铺子里，过了桥

朝左走两步就到了。等到了那家店，随便问个店里的人，说是找庆的，都知道是谁。

服务生将她送到店门口的桥头，把那家店名告诉了她，又指了方向给她看。明蓝上了桥，正赶上学生放学，不仅有各种肤色的游客人头攒动，更有好些当地学生骑着小摩托和自行车同时过桥。并不宽阔的桥面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到了河对岸，她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家店的招牌。看样子是一个裁缝铺，五颜六色各种质地的布匹码得整整齐齐，门口的塑料模特身上套着两件奥黛样衣。店铺里有一个店员拿着皮尺在帮客人量尺寸，一边量，一边给坐着的另一个店员报数字。

明蓝不好意思打扰别人做生意，便在一旁候着，想等客人走了再问。既来了，她就在店里随意地转转，看看各种料子。她自然没有闲情逸致为自己定制什么越南国服，只是忽然想起曾听人说越南产的棉布不错，轻薄细腻，正适合在亚热带地区穿。而且会安的裁缝是出了名的，倒不妨在这店里挑块布，给江淮做套新睡衣。

江淮喜欢纯色的料子，明蓝便跳过那些有印花的面料，单在纯色的面料中选。灰色的太老气、白色的太素净、黑色看着闷热，挑来看看，还是蓝色系的好。明蓝的手指在一款薄棉布上停留，那款布的颜色像是清晨刚刚泛蓝的天空。

一抬头，明蓝发现先前在店里量尺寸的客人已经走了。店员笑盈盈地走过来，用带些软糯口音的英语问她有什么需要。她询了价，又问店里除了奥黛是否也做男式睡衣，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把江淮的大致尺寸报给了店员，吩咐她做得略宽松些。她想，反正是睡衣，也不用太合身，舒服才是最要紧的。

登记送货地址的时候，铺子尽头一个布帘掀了起来。明蓝起先也没特别留意，直到这里面走出来一个年轻的男人，她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那个人穿着白色带暗细条纹的短袖衬衣，下面是一条炭灰色的长裤，右手拿着一根短棒。掀开帘子的那一刻，那根短棒伸展开来，一头轻轻触到了地板上——那是一根盲杖。

那个人有着好看的眉眼——尽管他的眼睛因为失明而缺乏焦距，眉头也轻蹙着，脸上带着一点茫然和谨慎的神情，他依旧是个清秀俊朗的年轻男人。不知道为什么，明蓝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

直到店员告诉她，后天会把做好的衣服送达，她才回过神来，微笑着接过店

员递给自己的存根单。想起来这家店最初的目的，她用英语问道：“庆先生是不是在这里？”

“Khanh（庆）？”店员一愣，指着大门外远处的背影说，“刚刚走出去的就是他！”

明蓝小小地吃了一惊，她没想到江淮要她找的人是一个盲人，自己竟险些与他擦身而过。向店员道过谢后，她忙追了出去。

许是这一带的环境对庆来说已经很熟，他走得并不慢。明蓝见他上了桥头，便在几步之外唤了一声：“庆！”

他停了下来，似乎犹豫了一下，缓缓转过身。

“小心啊！”明蓝眼见一辆摩托车打他身边蹭过，不由惊呼提醒。

可惜，等庆听到声音想避让的时候，终究迟了半拍。原先被他握在手上的一沓纸片撒了一地。他蹲下身，摸索着去捡。

明蓝见状慌忙跑过去，抓着他的胳膊一边检查一边问：“没事吧？”因为紧张，她脱口而出的是自己的母语，也忘了对方能不能听懂。

“没事。”这个叫庆的男人竟然也回了句中文，“能不能帮忙把我的曲谱捡一下。”

明蓝把他扶到桥边安全的地方，安慰他道：“你在这儿别动，我一定帮你全部捡起来。”

“你也小心车。”庆握着盲杖的手有些不安地小幅划了几下地。

好在没有起风，那些纸没有被吹到河里。捡拾的时候，明蓝发现那些纸上带着密密麻麻细小的凸起，她心想，那大概就是盲文点字吧。

明蓝拿着纸片轻轻弹了弹灰，又一张张叠齐后才递还给他：“喏，给你！就是顺序大概乱了。”

“没关系，我自己会理。”他伸出手，却没有一下子拿到那沓纸，明蓝暗暗责怪自己粗心，连忙一手轻捧住他的手，一手把捡起的纸小心塞到他手上。

“谢谢！”

“对不起。”

两人同时说道。

几次说话，彼此都是说的中文，明蓝问：“你是中国人吗？”

没想到，庆也同时开口，与她异口同声地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明蓝和庆都轻声笑了起来。

“你是谁？怎么认得我？”庆调整了一下盲杖，一只手摸了摸桥的围栏，确定了方向之后，腕关节左右摆动，向着桥对岸迈开了步子。

明蓝原是想问他要不要她帮忙扶他过桥，又觉得贸然开口，反而会惹人不快，也就紧跟着他向前走，边走边说：“有人托我把一张请帖亲自交给你。”

“托你的人是谁？”

“江淮。”明蓝说。

“原来是他。”他的唇角向上翘起，微笑让他的眼睛轻微眯起来，原先显得有些清冷的气质多了三分暖意。

他的眼睛明明是无神的，可不知是错觉还是怎么回事，在他听说“江淮”的名字后，明蓝觉得他的眼底骤然一亮，一种由衷的快乐照亮了他原本暗淡的目光。

明蓝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庆先生，需要我帮您看一下请帖的内容吗？”

庆把请帖递给她：“多谢。”

她把信封拆开，展开了里面的请帖。她本打算将内容读给他听，可当她看到请帖后，才明白并不需要自己这么做。

“庆先生，把你的手给我。”见他没有拒绝，明蓝轻轻抓住了他的手掌，让他的手指轻轻覆盖在请帖上。请帖看起来是专门制作的，上面印着凸起的盲文点字。

庆的指腹在盲文点字上快速移动，他边“读”边道：“难得江淮先生费心了。”

明蓝这会儿回过头看装着请帖的信封，才发觉，信封上不光用越南文写有收件人姓名和地址，右下角也有一行细小的凸起，想来亦是盲文点字。

“谢谢你来这一趟。呃……”庆停顿了下，“还不知道怎么称呼？”

“明蓝。”她说，“简明蓝。”

庆突然停下来，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仿佛受到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冲击，苍白而沉郁。

“先生，你怎么了？”前一刻还是春风和煦，这一刻却颜面结霜。明蓝有些摸不透面前这个叫庆的男人。

“对不起，我……”他的声音和手上的盲杖一样微微发颤，“我刚才忘了数步子了。”他顿了顿，“能不能麻烦你扶我回家？”

他是因为这个表情才变得古怪吧？明蓝不禁怜惜这个男人，他还那么年轻，待人又斯文有礼，何况她相信，能得到江淮重视的人，必然有出众之处。她不由得为他惋惜起来，忙回应道：“当然。”

明蓝回忆了一下过去见过的别人搀扶盲人过马路时的情形，将庆的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在他的身前，慢慢带着他往垂云走。

店门口便有人出声迎接他，神情恭敬。他的手掌从明蓝的肩膀上移开，冲着声音的方向颌首致意。

她回过头，微微仰起头道：“庆先生，请帖我已经送到了，就不继续打扰了，再见。”

他的双唇紧抿着，似乎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想得出神。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明蓝也不好意思直接走，只好站在原地等他的回应。

“简小姐……是吗？”他的声音发涩，掺杂着某种压抑的情绪，“麻烦你跟江淮先生说，酒店开业那天，我会准时去的。”

那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再次侵袭过来，许是因为知道庆看不见，明蓝盯着他的视线有些肆无忌惮。可是，她还是没想起来，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个人。他的中文说得这样好，很有可能是中国人，又或者是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很久的越南人，如此一想倒也不无可能曾经会过面。

于是她忍不住问：“庆先生，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是不是在中国生活过很久？你……你的全名是？”

他的唇再次抿起，似乎有什么是他不愿提起的。这一点被明蓝看了出来，心里暗怪自己多事。

他的眼睫毛低垂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勉强的、客套的笑意：“我姓阮，”他说，“阮南庆。”

他并没有回答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明蓝也不打算再问第二遍。

“对了，”沉默了一会儿后，南庆说，“你也和江先生一样住在岷港市吧？”

“是的。”

“你自己开车来的？”

“是江淮的司机送我来的。”

“车停在哪儿了？我让人送送你。”

明蓝本无意说起自己今晚不回岷港市区的事，如今为了不要麻烦到南庆，便只好如实相告：“谢谢你，阮先生，事实上我准备在会安住一晚再走。这里的夜景据说很美，我……我也难得有机会见识一下。”

南庆淡淡地笑了笑：“我也听说是这样，会安的灯笼很出名，到了晚上，还有放河灯许愿的，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到处走走。”

明蓝蓦地意识到了什么，想道歉又怕太露痕迹，反而刺痛别人，只好沉默。

“只是今晚恐怕会有一场大雨。”南庆仰起头，仿佛在向天空寻找什么，目色中却仍然一片虚空，“岷港的雨季，每到黄昏后，经常下雨。”

明蓝看着天上厚重的积雨云，像是验证着南庆对天气的推测，不禁好奇地问道：“你怎么知道要下雨？”

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摩挲了一下盲杖：“一般人只知道瞎子的听觉和触觉很灵敏，其实，不只是听觉，嗅觉也是。虽然雨还没有下，可我已经闻到空气里有雨水的气息了。”

他的话让明蓝有些黯然，身体残缺的伤痛，不是外人的三言两语可以安慰的，这一点在江淮这里她便已经感受至深。这个阮南庆比江淮更加年轻，他还有漫长的人生要与无尽的黑暗相伴。她忍不住又打量了他几眼，他的瞳仁漆黑，眼窝微陷，浓密的睫毛让眼睛显得深邃。谁愿意相信，那样好看的一双眼睛，竟然是失明的。

“可惜我店里的客房都满了，不然可以请你住下。”

要不是南庆开口，明蓝简直完全忘了要克制自己毫无忌惮的目光。她收回自己的视线，也收敛了一下心神，道：“阮先生你太客气了，住宿的问题我自己可以解决的。不打扰你休息了，再见。”

他迟疑了两秒，轻轻点了点头：“再见。”

不知道为什么，明蓝觉得他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夜色中的秋盆河上飘起了五颜六色的河灯，小小的烛火随水波荡漾而摇曳。明蓝也为自己买了一盏河灯，卖灯的小女孩为她点燃之后，她却捧着那盏河灯呆望良久，迟迟未放入河中。望着秋盆河里那些飘向远处的一朵朵“莲花”，她只

觉得无限感伤。她的愿望并不多，可每一个都是那样沉甸甸的，那样单薄的纸河灯恐怕承载不动。

看着身边将河灯缓缓放入水中的男男女女，他们虔诚许愿，笑颜如花，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而她，是个连许愿资格都没有的人。她轻笑了一下，眼泪落在刚买的河灯上。

仿佛只是几秒钟的事，酝酿了整个下午的积雨落了下来，从零星的小雨迅速变成了豆大的雨点，汇成雨柱倾倒向地面。雨势借着风势出乎意料地猛烈。前一刻还兴致勃勃赏景的游人，此刻大多只顾匆忙地跑向就近的屋檐下。也有对出行准备充分的人，撑着雨伞，仍慢悠悠地在岸边行走。

明蓝想起要避雨的时候，浑身已经被淋得半湿。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让她生出一些凉意。她抱着双臂站起身来，留下那盏河灯在岸堤上。被雨水浇灭的河灯被风掀起，打了个旋儿跌入了秋盆河中。

明蓝忽然有些不甘心，她转身，追着那盏灯走了好远。那“莲花”一直盛开着，尽管中间没有烛火。

她停住脚步，合上眼，双手合十在心中默念：“神啊，如果我还值得您满足我一个愿望，您一定知道我求的是什么。”

如果只能实现唯一的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只会与一个名字有关。

明蓝在附近小店的遮阳棚下躲了一会儿雨，见雨水暂时没有收势的样子，便冲去最近的摊位买了一件雨衣。劣质的防水薄膜裹在已经打湿的衣服上，让她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她需要尽快找一家旅馆投宿。

一连走了好几家旅馆，都被告知客房已经住满。无奈，她掏出手机，想问问江淮的意思，看可否让阿胜接她回去，这时才发现手机因为电池耗尽已经自动关机。

也不知是不是这个镇子太小还是她的方向感不强，不知不觉，她又走到了垂云咖啡馆的门口。她略一思忖：阮南庆是当地人，对会安一定比较熟悉，或许可以请他帮忙找一间有空房的旅馆，总好过她漫无目的地雨中挨家挨户寻找可以投宿的地方。即使他不能帮忙，进咖啡店里暂时避避雨也是好的。

她脱下雨衣，在房屋廊檐下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给自己点了一杯滴漏咖啡和一碟米纸卷，并且请服务员帮忙，叫一下南庆先生，说是自己有话要和他谈。